

北洋軍閥 統治時期史話

第五册

陶菊隐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洋軍閥 統治時期史話

第五册

五四运动和直皖战争时期
(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一九二〇年十二月)

陶菊隐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第五册

陈菊隐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5,000字
1958年5月第1版 1978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 11002 202 定价 0.45元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

第五冊

五四運動和直皖戰爭時期
(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一九二〇年十二月)

目 次

| | |
|--|----|
| 第四十一章 上海和會的召開和破裂 | 1 |
| 一 召開上海和會的國內外因素；徐世昌、段祺瑞對召開和會問題同床各夢；西南實力派對時局的態度；和會的主要障礙 | 1 |
| 二 陝西問題引起爭端；李純提出在陝西等處停戰划界的建議 | 4 |
| 三 段祺瑞拒絕交出參戰軍；陝西戰爭未停；北京政府發表中日軍事協定有關文件；唐紹儀提出三項質問，和會陷于停頓；日本被迫停付參戰借款 | 7 |
| 四 四國公使聯合向北京政府面提勸告；和會恢復後轉入秘密談判；北京政府內訌；南北軍人表示不干政的喜劇；和會的最後破裂 | 10 |
| 第四十二章 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作出可耻決定 | 17 |
| 一 中日兩國代表展開對山東問題的論辯；日本公使干涉中國代表發言；中國代表公布中日密約 | 17 |

| | | |
|----------------------------|---|----|
| 二 | 日本代表發表与西方国家簽訂的关于中國問題的密約; 威爾遜的退却; 三“巨头”作出決定承認日本繼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 21 |
| 三 | 四国新銀團的醞釀; 美國夺取中国路权的嘗試; 北京政客集團对鐵路問題的派系斗争 | 26 |
| 第四十三章 五四运动和汹涌全國的爱国热潮 | | 33 |
| 一 | 五四运动前景; 北京学生愛國示威大游行, 怒打卖國賊章宗祥, 火燒曹汝霖住宅; 爰國運動取得两个巨大胜利 | 33 |
| 二 | 留日学生举行爱国游行, 与日本軍警展开了一场英勇的战斗 | 38 |
| 三 | 学生运动繼續增长; 安福系利用學潮倒閑; 北京学生又一次罢課; 北京政府加强鎮壓措施 | 40 |
| 四 | 六三运动爆發; 北京的大逮捕; 罢市浪潮由上海波及全国; 工人階級的第一次政治性大罢工; 北京政府在民众压力下释放被捕学生, 并批准曹、章、陸辞职 | 46 |
| 五 | 各省代表和京津学生拒签和約的大請願; 陸征祥電告中国代表未签和約 | 52 |
| 六 | 日本軍警在山东擅捕中国人民; 山东戒严 司令馬良对爱国人民的血腥屠杀; 因济南血案而引起的新華門大請願 | 56 |
| 七 | 学生利用“双十节”进行爱国活動; 天津學警大冲突; 天津市民請願撤換警察厅厅長楊以德 | 61 |
| 八 | 福州發生奸商毆打学生和日本浪人挑衅行凶事件; 全国各地因閩案引起游行請願的 | |

| | |
|--|------------|
| 新浪潮：北京抵制日貨运动积极开展 | 63 |
| 九 长沙教职员提出总辞职，学生宣布散学；北京、济南教职员同盟罢课；天津学生因军警的新暴行宣布散学 | 67 |
| 十 北京军警当局的秘密会议；前门外的大战斗和大逮捕；北京学联、教联均被解散 | 71 |
| 第四十四章 北洋派内部矛盾进一步扩大 | 76 |
| 一 皖系联络国民党的初步试探；桂系军阀迫切求和的表示；五国公使向南北政府提出第二次劝告 | 76 |
| 二 北京政府派段祺瑞为边防督办；安福系首领王揖唐接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吴佩孚一再通电痛斥王揖唐；南方代表拒绝与王揖唐重开和议；王揖唐与孙中山的谈话 | 79 |
| 三 斯云鹏组阁获得通过，所提阁员名单与安福国会发生严重分歧；段党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 | 87 |
| 四 徐树铮被派为西北筹边使；张作霖统一东三省的野心获得实现；松沪护军使问题引起纠纷；山东督军张树元被撤职；冯国璋病逝 | 90 |
| 五 北京政府奖叙大批“参战出力”人员；新内阁进行南北和谈的秘密计划；北洋派山东籍军人联名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北京政府财政上陷于绝境 | 102 |
| 第四十五章 南方内部的斗争和军政府的破裂 | 108 |
| 一 湘军总司令程潜被迫出走；湖南人民驱张运动蓬勃开展 | 108 |
| 二 莫荣新下令通缉李耀汉；滇桂两系因争夺 | |

| | |
|--|------------|
| 駐粵滇軍的統率權引起破裂，李烈鈞負氣出走；岑春煊到韶關調停滇軍的爭端 | 114 |
| 三 孫中山辭去軍政府總裁；唐繼堯揭露岑春煊秘密求和；伍廷芳携印出走，軍政府解除其所兼外交、財政部長兩職 | 118 |
| 四 國民黨議員紛紛离粵赴沪；孫中山等通電否認廣州軍政府和國會；軍政府撤換議和總代表唐紹仪；安福系迫切希望上海和會達成協定 | 122 |
| 第四十六章 北方八省成立反皖聯盟和湖南驅張戰爭爆發 | 128 |
| 一 北方成立反對皖系的七省同盟，在湘直軍電請撤防北歸；段祺瑞準備對長江三督采取攻勢；軍政府秘密接濟吳佩孚軍費六十萬元 | 128 |
| 二 更動河南督軍問題引起風波；安福系又一次發動倒閭運動；八省同盟在對段鬥爭中取得的勝利 | 131 |
| 三 八省同盟的兩次秘密會議；盧永祥首倡廢除督軍；曾毓雋當面說謊的怪劇 | 134 |
| 四 四國銀行團組成，京沪各界及學生團體反對國際投資；蘇維埃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華特權；斬云鵬提出辭呈 | 137 |
| 五 直軍撤防北歸；湘軍發動驅張戰爭，北軍在衡陽、長沙、岳州不戰而潰；湖南省議會通電表示態度；北京政府改任吳光新為湖南督軍；被俘北軍旅長劉振玉等被處決 | 142 |
| 第四十七章 安福政權因邊防軍潰退而傾覆 | 152 |
| 一 段祺瑞布置在河南平原迎擊直軍；吳佩孚 | |

| | |
|---|------------|
| 建議召開國民大會；張作霖到京擔任“調人”；保定提出弭兵條件；總統府的三人會談 | 152 |
| 二 徐世昌下令罷免徐樹錚；張作霖離開北京，宣布“局外中立”；段用命令口吻要挾罷斥曹、吳；段組織定國軍，自称總司令，準備討伐曹、吳；徐世昌下令罷免吳佩孚 | 157 |
| 三 江浙兩省的新風雲；上海領事團干涉江浙備戰；江浙成立和平公約；四省公約發展為七省聯防 | 160 |
| 四 張作霖通告派兵入關；直軍與邊防軍接觸，邊防軍前敵總司令曲同丰被俘；廊房西北軍停止戰鬥 | 162 |
| 五 段祺瑞引咎辭職；北京政府收拾殘局和罷免安福系人員的措施 | 167 |
| 第四十八章 北方兩個戰勝集團發生裂痕 | 171 |
| 一 北京政府通緝安福禍首，解散安福俱樂部；吳光新被王占元捕禁判刑；王揖唐逃往日本；日本公使通告收容禍首；徐樹錚從日本兵營逃走 | 171 |
| 二 直奉兩系爭奪收編敗兵；王占元槍決張敬湯；馬良被迫辭職；直奉兩系爭奪安徽地盤，北京政府派張文生繼任安徽督軍 | 175 |
| 三 曹錫、張作霖召開天津會議；吳佩孚再度建議召開國民大會，引起張作霖的嚴重不滿；曹錫通電撤回吳佩孚的東電 | 179 |
| 四 斬內閣再度成立；李純不就北方議和總代表；直奉兩系的幕后國際勢力；吳佩孚決定在洛陽埋頭練兵；直奉兩系進行政治分贓 | |

| | |
|---|------------|
| 的结果 | 182 |
| 五 北京政府停止帝俄外交人员的待遇，并停付对俄庚子赔款，引起帝国主义集团的干涉 | 186 |
| 六 李纯自杀；奉直两系争夺江苏地盘白热化；北京政府任命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为江苏督军，何丰林为松沪护军使..... | 189 |
| 第四十九章 军政府倒台和南方形势的新变化 | 194 |
| 一 桂系发动对粤军的攻势后，粤军反攻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广东地方派军人在珠江南岸宣言“兵谏”；广东各团体的“赎城”谈判；岑春煊等宣布撤销军政府，桂军退出广州；桂系取消两广自主，北京政府宣布全国“统一”；孙中山等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 | 194 |
| 二 唐继尧组织“同盟军”驱逐熊克武；唐继尧宣布废督；熊克武联合刘存厚反攻成都，滇军退出四川；黔军退回贵州后刘显世被逐下台 | 204 |
| 三 湘军内部的“三角斗争”；谭延闿通电主张“联省自治”；湘西发生军事叛变；平江发生兵士闹饷枪杀长官案；谭延闿被迫辞职，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长沙发生兵士闹饷案 | 213 |

第四十一章 上海和会的召开和破裂

一 召开上海和会的国内外因素：徐世昌、 段祺瑞对召开和会問題同床各梦；西南 实力派对时局的态度；和会的主要障碍

北洋派分化为直皖两系，是袁世凯当权时期久已存在的一件事实。这种分化在第二次南北战争时期更有发展。皖系首领段祺瑞凭借内閣总理的地位，坚持武力统一政策，受到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暗中阻挠，而冯所主张的“和平混一”计划，也因受制于段不能实现，因此，冯、段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对于西南五省陷于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僵局。最后，冯、段相约同时下野，在冯代理总统任期已满的时候，改选北洋派元老徐世昌为总统，并由徐物色自己的私党钱能训继任内閣总理。

这个时期，全国人民反对本国军阀内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浪潮日益高涨。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西方帝国主义贪婪的眼光又投射到远东这个半殖民地国家来，因此便有美、英、法、意、日五个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南北两政府提出的联合劝告。这个劝告是美、英两国发动的，表面上希望中国迅速召开南北和议，结束国内战争，达到和平统一，实际上却是反对日本所竭力支持的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就是反对日本独占中国，而企图扶植一个亲西方政权来代替亲日政权，用政治投资来控制中国。法、意两国是在美、英两国的劝诱下参加的，日本则在西方

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插上一手，以免被排斥于中国問題之外。它一方面对皖系軍閥不得不由公开支持轉变为暗中支持，另一方面却在巴黎和会大施手腕，力圖分化西方國家在中国問題上的联合陣綫，从而巩固其在中国夺得的权利。

段祺瑞拥戴徐世昌上台，并不是自己甘心退休。他認為武力統一政策不能貫徹执行，只是由于自己沒有足够的武力可供使用，因此，在南北和議进行时期，他利用参战督办的职权，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了参战軍三个师和西北邊防軍四个混成旅⁽¹⁾。这些軍队都是用日本軍火装备起来，并由日本武官施以訓練的。显而易見，在國內外的强大压力下，段不敢公开反对和議，只能爭取喘息时期，扩大私人武力，而当他認為有足够的武力可以投入戰場的时候，他就打算推翻和会，再走武力統一的老路。

徐世昌虽是段所扶植的傀儡，却不甘心以傀儡自居。在軍事力量方面，他竭力拉攏直系軍閥，并利用馮、段互不相下的局势，企圖消除直皖两系的壁垒把北洋派重行团结起来，使自己成为北洋派的唯一最高領袖。在对外关系上，力圖靠攏西方國家，取得政治借款，从而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对西南五省的問題上，他繼承了馮国璋的“和平混一”方針，認為西南实力派所爭者为个人的权力地位，只要地位摆得平，所謂法律問題他們是不会坚持到底的。因此，他授意他所选派的北方議和总代表朱啓鈴在与南方进行和談的时候，避开法律問題，先解决事实問題。所謂事实問題就是关于西南实力派的地盤、地位的分配問題。

西南最大的实力派滇桂两系軍閥正如徐世昌所估計的，只求权力地位获得保障，对法律問題并不十分关心。他

們所反对的只是坚持武力統一的段祺瑞，因此在外交方面也就反对段的后台老板日本。西南軍政府实际上是桂系軍閥所控制的傀儡机构。孙中山已經被迫离开广州，留在軍政府的国民党人物伍廷芳、王正廷以及被派充南方議和总代表的唐紹仪，都是著名亲美派。当五国提出联合劝告的时候，他們不但欣然接受，甚至还想取得国际势力的保証，使上海和会能够順利进行。根据这些情况，所以尽管西南在口头上不承認徐世昌的總統地位，而在对外关系上，在“和平混一”的方針上，是与徐心心相印的。

但是徐是赤手空拳的北方总统，而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并不需要和平。段虽退出了內閣，而內閣的原班人馬未动，錢能訓徒拥虛名，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安福国会是段的政治工具。段仍然拥有参战督办之名，掌握軍事大权，各省皖系軍閥也仍然看他的眼色行事。不但这样，在北京政府选派議和代表时，段就安插了几名安福系分子在內，暗中授意他們，“和談只許失敗，不許成功”。由此可見，段是和平的主要障碍。这个障碍不除，南北和平就沒有实现的可能。

此外，所謂法律問題也就是南北两国会孰存孰废的問題，南北双方都难于找出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方案来。徐的总统地位是由安福国会产生出的，他不但沒有取消安福国会的权力，而且取消了安福国会，他本身在法律上也就站脚不住。西南实力派既然标榜“护法”之名，沒有适当理由把旧国会一脚踢开。而如果他們出卖旧国会，也必然会受到国民党的激烈反对。因此，这个問題也給和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 陝西問題引起爭端：李純提出在陝西等處停戰划界的建議

陝西問題是上海和會面臨到的第一道難關。

和會召開前，南北兩軍的主要戰場在湖南，陝西在南北戰爭中並不占居重要地位。但是，由於湖南戰場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北軍將領吳佩孚等（直軍）與湘桂軍將領譚浩明、譚延闔等成立了停戰協定，這個戰場打不下去了，段祺瑞便在陝西開辟了第二戰場，借以繼續保持南北的戰爭狀態。在和談進行的前后，他調遣大批北軍投入陝西戰場，企圖在短期內消灭陝西民軍。他誣蔑陝西民軍為土匪，不承認為南軍，因此他把在陝西的軍事行動說成是屬於“剿匪”性質的一種戰爭，與南北戰爭無關。

陝西督軍陳樹藩是一個以投機起家的地方軍閥，本非北洋派。一九一六年，他趕走了陸建章，就向當權的段祺瑞遞門生帖子，取得了督軍地位，成為皖系附庸軍閥之一。他在陝西勒索鴉片，克扣軍餉，橫征暴斂，聲色自娛，因此他的部將和陝西民軍紛紛宣布獨立。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三原宣布獨立的胡景翼就是他手下的一員勇將，而三原也正是以前他自己向陸建章宣布獨立的根據地。隨後郭堅、盧占魁又在陝北宣布獨立，陳所保有的僅陝南一隅之地。為了支援陳樹藩，段調廣寧軍統領劉鎮華由河南帶兵“援陝”，並派劉為陝西省長以酬其功。同年六月，孫中山也派于右任（陝西人）入陝宣慰民軍，八月八日各路民軍推舉于為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張鈞為副司令，總部設于三原。

陝西靖國軍雖然聲勢浩大，但是陳樹藩善於使用陰謀詭計，曾使靖國軍遭受兩次嚴重打擊。一九一八年十月中

旬，靖国軍出兵渡过渭水，渭南守将姜宏謀与胡景翼原有私交，表示願意“开城投降”，胡就单騎进城接洽收編問題，不料姜氏父子用的是詐降計，当场将胡扣留，并解往西安獻功。陈树藩却用拉攏手段对待胡，表示不究既往，劝他写信招降自己的部队。可是胡在信中写下暗号，表示自己决不做投降将军，胡的部队也就推举支队长岳維峻代理司令，拒絕投降。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靖国軍总指揮井勿幕由鳳翔回到兴平防地，陈又指使民軍內奸李栋才伪造郭坚書信邀请井到南仁村开会，井中計被杀，李栋才割下首級来，也送往西安獻功。

陝西靖国軍虽然受到两次挫折，但仍繼續有所發展。上海和会召开时期，靖国軍已經成立了六路：第一路司令郭坚，駐防乾县、武功、岐山、扶風、郿县；第二路司令樊鍾秀，駐防盩厔；第三路司令曹世英，駐防交口、高陵、三原、乾城、洛川；第四路代司令岳維峻，駐防涇陽、三原、富平；第五路司令高峻，駐防邠陽、澄城、关山、兴市；第六路司令卢占魁，駐防三原、高陵、同安、耀县。此外，云南督軍唐繼堯所屬川滇靖国軍也已进入到平利、兴安、鎮巴、紫陽一帶，陈树藩所保有的地盤日益縮小。

和会召开前，段祺瑞調派奉軍許蘭洲部加入“援陝”，和会召开时期，又調第四混成旅張錫元部开入陝西，并令甘肃督軍張广建出兵長武、邠县，与駐防鳳县的陝南鎮守使管金聚（兵力有一混成旅）以及由四川逃到汉中的刘存厚（兵力約有两师），合力围攻靖国軍。当时在陝西境內的北軍与靖国軍双方兵力約达二十万人，因此陝西全省成为一座滿目皆兵的大軍營，陝西人民所受的戰爭灾难，不在湖南人民之下。

上海和会召开前，南北两政府都曾下过停战令，約束双方军队各守原防，一切問題留待和会处理。但是段祺瑞却掉了一个槍花，提出所謂南、北軍占領地区应当維持战争發动以前的状态，这就是說，陝、閩、鄂西南三个地区內的南軍都是在战争时期發展起来的，这些地区都应当退還北方，但是北軍在战争时期所侵占的湖南等地，他就不肯計算在內。他又进一步提出所謂剿匪問題，誣蔑陝、閩、鄂三省南軍为土匪，而“剿匪”不是打南軍，“剿匪”区域不应当划在停战区域內。由于北方提出剿匪問題，于是南北双方展开了“匪”与“非匪”的笔戰。北方把郭堅、樊鍾秀、卢占魁等都說成是土匪。南方質問說，难道于右任也算是土匪嗎？北方承認于右任不是土匪，劝他快快离开“匪巢”。南方又質問說：“难道陈树藩所收編的王飞虎、白翎子、徐老毛等都不是土匪嗎？”

南方議和代表到上海后，提出召幵會議的先決条件，要求包括陝西在內實現全面停战。担任南北“調人”的江苏督軍李純提出了五項建議：（1）停战区域包括陝、閩、鄂三省；（2）北方“援陝”“援閩”軍队均停止前进；（3）双方議和总代表共同派員到陝西監視停战；（4）陝、閩、鄂三省由双方將領划定停战区域；（5）双方在划定区域内剿匪衛民。在外交团的压力下，南北两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議。这个問題解决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北方議和总代表朱啓鈴才由南京到上海来，与南方議和总代表唐紹仪共同推定久居陝西的山西人、旧国会議員張瑞璣到陝西監視停战。

三 段祺瑞拒絕交出參戰軍；陝西戰爭未停； 北京政府發表中日軍事協定有關文件； 唐紹儀提出三項質問，和會陷于停頓； 日本被迫停付參戰借款

二月二十日上海和會開幕時，唐紹儀首先提出陝西停戰問題。朱啓鈴承認電達北京政府切實辦到，如果不能辦到，北方議和代表願意全體辭職以謝國人。二十一日，雙方代表決議催促張瑞璣兼程赴陝執行監視職權。二十二日，唐又提出停止參戰借款、取消參戰軍和宣布中日密約等問題，朱也承認電達北京政府請示。由於朱對南方代表採取了遷就的態度，北方代表中的安福系分子表示不滿，認為朱的意見不能代表全體。這是安福系暗中阻撓和議的第一步。

為了配合上海和會的進行，西方外交團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現在對德戰爭已停，中國仍在招募參戰軍，是否用以對內作戰？”二十二日北京政府作了否定的回答。徐世昌便利用外交團的壓力，勸段將參戰軍移交陸軍部管轄。段對這個意見本來是無可無不可的，因為陸軍總長靳雲鵬也是他手下的一員健將，但是段的第一號親信、參戰處參謀長徐樹錚却堅決表示反對。原來段黨內部早已分化，徐、靳兩人因爭權奪寵而形成水火，徐世昌的這個意見，正是要拉攏靳雲鵬，抵制徐樹錚。在此時期，徐世昌曾擬就一套裁兵計劃，說明全國軍隊共有一百三十八萬人，軍費占去國家財政收入的五分之四，國家無力負擔，因此擬俟南北統一實現後，向國際銀行團借款裁兵，將全國軍隊縮減為五十萬人；裁兵完成後，進一步實行軍民分治，軍人不得兼任省長，借

以削弱地方軍閥的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这个計劃正是以前历届总统借款裁兵計劃的翻版。于是徐树錚將計就計，向段獻策，提出保存參戰軍用以監督裁兵的建議，这样，既可以拒絕南方取消參戰軍的要求，又可以杜絕外交团的責難。这种用招兵的方法来监督裁兵的說法，本来不值一笑，但这是当时情况下段所能采取的唯一借口，因此他就用这个理由拒絕交出參戰軍。关于南方代表所提的停止參戰借款問題，段当然也不肯同意，徐世昌無力反对，因此北京政府以財政困难、軍費無着为理由，表示不能接受。

在这时期，陝西靖國軍無法發出电报，只能用快信向上海和会南方代表提供情报。由于交通阻隔，唐紹仪在二月下旬所接到的还是一月上旬的情报。根据情报，一月六日管金聚由鳳县攻占寶雞，繼續向鳳翔进攻；陈樹藩部集中武功；奉軍由潼关、吊桥移向興平、武功；劉鎮華部进攻盩厔；張錫元部进攻渭南。以上情报証明，徐世昌虽然下过停战命令，但是陈樹藩陽奉陰违，段祺瑞繼續通过參議辦公處調兵遣将，密令进攻，与徐的明令停战，恰恰是背道而馳，各搞一套。

二十四日，唐紹仪因为陝西戰爭并未停止，向北方代表提出严厉的質問，并要求撤換違反停戰成約、破坏和平的陈樹藩。二十六日，唐又接到一月中旬的陝西情报，靖國軍在北軍的强大攻势下，先后退出乾县、盩厔、郿县、扶風，北軍又向鳳翔、岐山、蒲城、富平进攻，因此，南方代表团宣布从本日起停开正式會議，改开談話会，在北京政府未撤換陈樹藩以前，不議其它案件。其实，陈樹藩不过是段手下的一名走卒，南方代表这个要求并非关键性問題，而北京政府在段的控制下，連这个要求也是办不到的。